

書

藏書外臣傳目錄卷五十八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八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亡繼嗣福又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大是）先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

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

量人太不安靜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卽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
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遁
以去唯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
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數言
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
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横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

郎黨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賀問之好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亭平良字君郎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腐朽衣裳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發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

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冐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黄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

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

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〇漢濵父老

漢濵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荅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

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趍而過之太息

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為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撾益益得杖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之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為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

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濕輕重不

爲鄉里易節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專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爲封傳護送蟠不肎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illegible]負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

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

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乎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

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

荀淑過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

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

俗尚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旣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遯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

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閎遂卒於土室勅其子勿設殯棺

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毋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

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

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雞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已爲母共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遊學業孟少給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

以下坐爲貴濟陰黄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眞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稺

徐稺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令、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稺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孺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於三輔禮義之

鄉皆所謂不矜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穉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所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罷臨去乃言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鄰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鬪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不纂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詶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劒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〇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犬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肎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

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

○張臶

張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

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肎詣正始初戴鵀之鳥巢⿰王存門陰⿰王存告人曰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纂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

光臥不移人以爲火必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〇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喩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

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

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〇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鉏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

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嘗果失稅爲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果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誥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鄰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須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是以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

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屛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

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今甚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閴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陸龜蒙　　司空圖
○陳摶　　邵雍別見
魏野　　林逋
張臯　　○順昌山人
劉因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九

○身隱

○莊周○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適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

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四皓

四皓者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巳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

卹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
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
其德蜀有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
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
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
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下而名振京師

○同長翁慶　不事莽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自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遊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遣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

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〇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

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

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

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大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

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旣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

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
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
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
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
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
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

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故其後遂爲名儒焉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

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〇蟜慎馬瑤

蟜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〇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

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

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德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石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

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

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跡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謂獨善以爲方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乎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周顒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命徵並不就

〇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

爲癡嘗以所得瓜菓進所後叔毋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

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不過轉死溝壑而已矣謐荅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在其爲得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强猶不堪况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

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爲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

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君六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華野或就載以歸唯恐農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

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

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令故桶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蘧蒢裹尸置尸牀上舉床就阬去床下尸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

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

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癈父命欲從之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謂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

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

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

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秔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請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弘後知潛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閒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為

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醸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

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
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
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此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
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
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
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
臥北窗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
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

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

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
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
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
孰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
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
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
其拙窘於檢括者輙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

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娭如潛者辨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隷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勑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

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瀨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巳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
唯聽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
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
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
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
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
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宮書也用是深慕
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
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己巳歲特加朱點實太淸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

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修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虻虫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

歟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三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甑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黄能視闇中物有白燕

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

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爲王矦姻戚

○眭夸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肎受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

簡浩小名也及浩誅袞爲素服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殁誰能更容駐袞遂作朋友篇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删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荅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衒

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肎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肎往元嘉初徵爲散

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王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屩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屩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荅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
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
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
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
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
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皆事之
照鄰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荅皆可聽初魏

徵等修齊梁周隋等王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
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予見思邈曰俊
先顯偱晚貴徑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
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
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
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
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

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閒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麈尾皆流積不御市田頡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眚目矐有紫光書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愼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

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輙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崔覲

翟覿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遞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時乘舟、設蓬席、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默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

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圖以密邇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恭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篡位徵爲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

甚者有賛成弑逆言之嗚邑唯圖清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摶

陳摶字圖南號扶揺子亳州眞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歳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濵有青衣媼召置懐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巓與安期黄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没出入生死輪廻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

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并賜宫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宫使、卽時遯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眞、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劔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

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闃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怍拜

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屩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

生之理神仙黄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珙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淸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

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
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賫手詔茶
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
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
書曲軫宸恩賜兼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
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
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
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
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

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
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
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
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荄盡陶聖域
之水土、敢祇膺眷、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
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
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
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
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

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鬔鬙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廵行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眞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

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禍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汴水善没者救之得不死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邉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遥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沓洞中睡來幾茂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

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
閒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遥非關名利落魂
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
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
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
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
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
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
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少頃

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旣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巳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

上獨覽久之以𪉾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眞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决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

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箸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搏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

驟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驟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眞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洒

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

有聲

○魏野

魏野陜州人母嘗夢引祆於月中承兎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眞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頑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内侍存問

〇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嗟悼

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壆

張壆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敎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

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壆且成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壆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詔以壆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

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熈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

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以因學行存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

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崕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因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即時應命

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

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

處之事故敢望閤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

後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邪論著以爲紀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藏書外臣傳心隱吏隱門目録卷六十

魯仲連 別見

阮籍

劉伶

王績 李白 別見

种放

以上皆心隱外臣

侯嬴 別見

張良 別見

東方朔

楊雄 別見

胡廣

譙周

王導

謝安 別見

白居易 別見

鄭綮

馮道

以上皆吏隱外臣

〇心隱

〇阮籍 附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畱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椽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

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椽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

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
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
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太
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
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
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
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
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
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
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
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
斛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
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
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
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
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
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
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楷吊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
爲禮籍既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
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
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
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
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
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
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
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
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
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

論收無爲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
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
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
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
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
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
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

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籍雖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牋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論歩兵勸進之文辭不欲爲而强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

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
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
里性淸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
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
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
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
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

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

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

似世人談卓老

之與蚔蛉

○王績仲長子光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説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

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若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焉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躡躡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叢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

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嘗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訴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

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笭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淸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直至宵分不

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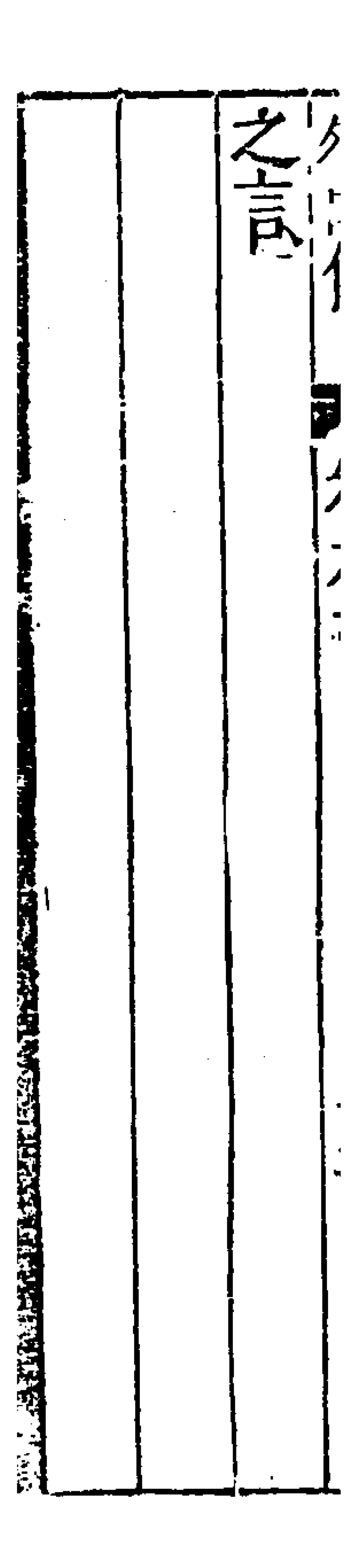
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諭
以禮發遣赴闕齎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
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貢即遣官齎詔名赴闕賜帛
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
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
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
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
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
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

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名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益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

豈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名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名赴闕表乞歸山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燕茶令京兆府每季遣吏詣嵩山存問四年正月復朝賀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

俄復還山人有詣謁之者拒不答放終身不娶尤
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
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
至爭訟門人屬族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
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
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
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輿觀基起
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
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

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諫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摶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


之言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錚豪傑終身不遇而卒

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不

○史記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敎、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

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

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閒後莽敗乃歸鄉
里父寵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
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
應選舉雄敕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
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
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
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
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
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

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本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

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為太傅總録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

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謁者
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
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
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内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
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
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
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

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粲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岩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誡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

壹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辱爲孫誅者比乎吾是以
亦謂吏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旣長躭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卽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周作仇國

○知○己○

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又不得不禮後主猶疑

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因病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

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果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爲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綮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

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爲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爲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爲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綮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闕綮

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
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中人
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
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恭謁
滑稽到底
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
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
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
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
事偘偘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

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不能却皆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

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縣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名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爲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愼也明宗曰

天下雖豐百姓瘵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
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
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潞王是爲廢帝遂
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
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
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
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
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

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

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
嗣遣道與趙上交王度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遂
代漢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爲
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
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
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
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

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

沖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